

目 录

白沙县革命斗争的回忆片断	曾国霖 (1)
记王公护英勇斗争事迹	王 勇 (8)
日军在可任乡犯下的罪行	陈金英 (14)
简述白沙县黎族去台人员情况	郑邦深 (17)
白沙县农业四十年演变	林秀森 (20)
白沙县林业发展概述	冯安本 (26)
利用资源优势 发展山区工业	吴礼恭 (32)
白沙县交通运输业发展概况	韩 齐 (37)
白沙县群众文化发展史略	黄运昌 (42)
白沙县黎苗族传统体育	何敦英 (48)
白沙县黎族的族规	王栋刚 (54)
黎家的计时计量法	王栋刚 (60)
黎寨风俗拾遗	邝立新 (63)
苗族三月三与五色饭	陈金英 (69)

白沙县革命斗争的回忆片断

曾国霖

(一)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次年二月，国民党四十六军来琼“劫收”，分兵五路向白沙县大举进攻，他们收集被我驱逐外逃的各种反动势力，一齐卷土重来。敌军所到之处，大肆烧杀掳掠，一些乡村革命政权被摧毁，个别乡干部自首变节，但广大的基层干部和群众坚决跟着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同制造内战和搞分裂的国民党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当时在敌人军事上暂时处于优势情况下，为避免和敌人作战略决战，琼纵主力部队已转移外线作战，县民主政府也主动放弃白沙县城牙叉镇，移往南溪乡。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我们带领县区基干部队和民兵配合琼纵部总队寻找机会打击敌人。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国民党保二总队一个加强营从南丰潜入白沙县，我琼纵第四支队在县、区基干队和民兵的密切配合下，在牙南公路那沛地段狠狠地给敌人迎头痛击，歼灭敌人一个连，缴获轻机四挺，枪尾炮四门，步枪

四十多支，子弹五万多发，迫使敌人退回南丰。

敌人的“重点进攻”被粉碎后，我们从敌人手中夺取战争的主动权。在一九四六年、四七年，琼纵第四支队在县、区基干队和民兵的配合下，先后两次围攻国民党白沙县府驻地牙叉镇，终于一九四七年十月攻克。可是敌人不甘心失败，于一九四八年六月间派保总三队五个连的兵力及自卫班等数百人向我第一区阜龙乡天堂、保加等村进犯。我琼纵第一总队第二、三支队在当地民兵的配合下，经过一天的激战，大量地杀伤了敌人，击毙敌保总队长曾杰，残敌突围逃往南丰。从此，敌人不敢再之轻举妄动了。

(二)

我们琼崖纵队第四支队一大队攻克白沙县城牙叉后，国民党白沙县长王焕及其境内的军事力量全部被赶跑，但当地的反动分子却逃往边沿地区的地躲藏，伺机卷土重来，如南溪乡的王坏公、王长打，狮球乡的符儒常，水满乡的王礼宽等，这些反动分子欺骗、威迫、煽动群众逃上山反对我们。另方面边沿地区接近蒋管区，敌人经常入侵，如石碌的敌人入侵三区的邦开乡，儋县和盛、雅星等地的敌人入侵七坊、狮球乡，南辰、南丰的敌人入侵阜龙乡，栏洋的敌人入侵番加乡，这些边沿地区既有内地残余敌人搞破坏活动，又有从外地入侵的敌人抢劫捕杀，斗争就显得

极其复杂与艰巨了，人民群众所遭受的失损是不可估量的，如三区狮球乡被敌人黑夜袭击打死我副乡长羊焕球（民族干部），乡长颜广贤同志也受伤。七坊乡（现七坊镇。巧牙村被敌人黑夜窜入劫走全部耕牛及一切可以带走的财物。

边沿地区对敌斗争关系到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问题，而边沿地区人民遭受敌人骚扰，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也直接或间接影响到其他民主村庄人民群众的思想安定，所以，有一个时期县、区领导主要精力都放在边沿地区对敌斗争上。一九四七年八月，县领导陈伯周书记，王昌县长派我和朱跃明同志分别带领第一区基干队和县忠仁队开赴番加乡，进剿盘踞在番加乡致道村一带山地的国民党正付乡长和游击中队长符明光所部。部队到达番加乡，听取了我乡政府的汇报，在充分掌握敌情后，第二天开始对敌进击，这股敌人打村劫舍，神气十足，但打起仗来不堪一击，战斗一打响敌人就逃跑了，受蒙蔽的致道村群众，经我们教育后，觉悟过来，服从政府领导，执行政府法令。

边沿地区对敌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还表现在敌人入侵的频繁，几乎每天都有情报送到区乡政府，不是这边送就是那边送来。为及时有效地打击敌人，除县、区基干队加强防卫外，还发动民兵站岗放哨，组织民兵联防保卫。一村一地发现敌人，立即互送情报，互相支援，在民兵哨线上，发现可疑分子，立即

送往区乡政府查处。对外出敌区的群众，要经里主任村代表同意，方可外出，采取这些措施后，边沿地区对敌斗争力量大大增强，如果敌人胆敢冒险骚扰，当就遭我武装基干队和民兵迎头痛击。一次敌人一个连从石碌窜入我三区邦开乡抢走几十头耕牛，被我武装基干队和民兵跟踪追击，夺回被劫走的全部耕牛。又有一次，从雅星、和盛等地的敌人企图入侵七坊、狮球等乡，都被我两乡民兵奋起阻击，把敌人打回去。一区阜龙乡的民兵在站岗放哨，保卫边沿地区的斗争中起着重大的作用。从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我琼崖党、政领导机关驻在该乡的文头山和打道翁等地，一九四六年至一九五〇年中共儋、白、临委、琼纵第四支队、白沙县委、县政府等领导机关长期驻在该乡。由于该乡民兵日夜站岗放哨，发现情况，立即报告，从来没有遭过敌人偷袭。该乡民兵除了放哨监视敌人外，还多次配合琼崖纵队打击敌人，如牙南公路战斗，那雅、那查战斗，天堂、保加等地痛击国民党保三团的战斗，这些战斗能克敌制胜，取得辉煌战果，是与广大民兵大力支援和配合分不开的。我们组织民兵大力支援和配合部队战斗，并为部队运送粮食，送生猪、蔬菜、送饭、茶水、当向导带路，甚至在火线上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扛运伤员，总之部队所需，民兵们都一呼百应，大力支援。由此可见，他们对革命的热情，胜利的信心是多么朴素而坚定。

(三)

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間，白沙縣一區南溪鄉，三區巴王鄉（現在青松區）的南針、牙曠，七坊鄉的打金、阜途，獅球鄉等地先後發生叛亂事件。這些叛亂雖然只是個別鄉個別村莊，但就整個白沙縣解放區來看，對鞏固當時的革命秩序、發展生產、支援前線影響是很大的。縣領導對平息這些事件非常及時。一九四七年秋的一天，縣委得到巴王鄉副鄉長符亞帶勾結國民黨保三團一個連並煽動南針、牙曠兩村群眾圍攻我鄉政府的情報後，工委书记陳伯周同志，縣忠仁隊長朱耀明同志帶領的隊伍和三區區長王昌恒同志帶領的三區基干隊星夜急行軍前往巴王鄉。一區由我帶領基干隊經過一個通宵夜行軍，翻過南溪嶺直插下巴王鄉到達指定目的地，與縣忠仁隊、三區基干隊會師，第二天下午六時繼續進軍，下半夜到達敵人駐地外圍，立即對敵人展開包圍，天亮前發起對敵進攻，敵人不支，從我薄弱環節突圍向深山高嶺逃跑。部隊清剿三天，在清剿中教育群眾，把受蒙蔽的群眾爭取回來。

這些叛亂事件發生在國民黨重兵壓境，各種反動勢力極其囂張的時候，當然不是偶然的。一九四五年七月白沙縣獲得解放後，各级政權象雨後春筍般建立起來，在革命洪流中，難免沙泥俱下，某些不純分子

窃取我个别乡政权。这些人遇到某种气候极容易被敌人策动，甚至勾结敌人来围攻我们。其次是由于我们宣传教育工作不够深入普遍，又没有党员骨干，加上我们工作上有缺陷，在处理某些问题上方法不够对头，造成群众误会，跟着敌人来反对我们。如巴王乡副乡长符亚带在叛变前，他的姐夫（符亚倒，牙旷村人）是该乡三保保长，因作风恶劣，经常勒索群众，奸淫妇女。为维护人民政府威信，县政府下令将其枪决。这事本来是为我们三保群众，包括南针、牙旷两村的群众除害，为什么这两村群众跟敌人一起来围攻我们乡政府呢？这说明我们处决三保长时，没有向群众彻底揭露他的罪行，消除群众对我们可能产生的误会。另一方面符亚带的姐夫被处决后，他的行动可疑，有叛敌情绪，乡府虽将情况报区政府，但没有及时采取适当措施，加以制止，直到乡助理员唐斌同志出发两天不见回来（当时出发一般是当天出发当天回来，实际上唐斌已遭叛乱者杀害），才预感到严重的事情发生。就在唐斌同志被害的第二天午夜，符亚带勾引敌人和煽动南针、牙旷一带群众来围攻乡政府，幸而该乡乡长苏志强当机立断，带领乡常备班和驻在该乡的部分区基干队，在天亮前冲出重围，转移到桶当岭监视敌人，并护送村里干部撤退到三区政府安全地带，保护了该乡的革命力量。

从这些叛乱情况看来，叛乱者只是极少数反动分

子作怪，而广大基层干部、群众是拥护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如巴王乡的村里干部事变后都跟我们一起撤退，就南针、牙旷两村群众来说，在平息叛乱后，经过教育，群众很快转变过来。南开乡长符发通发动叛变，他的弟弟符第栋始终和我们一起干革命，直至全琼解放。而那些自绝于人民的败类，结果都逃脱不了人民的惩办。（五一年镇反逮捕四十多人，其中罪大恶极的都处决了。）

从一九四八年春起，敌人一个区公所符应庾区长和一个中队兵力盘踞在白爷乡，多次向我七坊乡岭脚村、保黄沟、莺歌等民主村庄骚扰打劫，有时还窜入境内抢劫。一九五〇年春，县领导派我带一、三区基干队和民兵一百多人配合琼纵队一个营分两路攻打白爷之敌。这股敌人象鸡蛋一样，一碰就破，我军随即解放该乡，开展新区工作。

（转载《白沙县党史资料》一九八九年 第 1 辑，本刊略有删节）

记王公护英勇斗争事迹

王 勇

王公护，也叫王公虎，是元门峒著名的“奥雅”，在群众中颇有影响，是一九四三年白沙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

王公护一八九八年出生于一个贫苦的黎族农民家庭。他父辈有四个兄弟，十六口人，生活非常困难。父亲和伯叔们分家后得一亩田地，这是从祖辈遗留下来的唯一财产。为了谋求生存，王公护七岁起就跟着父亲做些力所能及的轻微劳动，到十四、五岁就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打猎，与野兽搏斗，以换取一点油、盐和米钱。在十分艰难困苦的生活条件和环境下，逐渐使他懂事，残酷的生活现实教育了他热爱穷苦人民，磨炼了他视死如归的顽强反抗精神和性格，终于从一个普通的黎族穷苦人民的儿子成长为无私无畏高举起义红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一九二二年，父亲因积劳成疾而去世。王公护为了谋生，随乡亲们从山里搬到现在的暗村居住。在乡亲们的帮助下，开出了三亩瘦旱田。从此起早摸黑，辛勤劳动，建家立业。

暗村是红毛乡一带到白沙、牙叉、南丰的必经之地。黎族人民领袖、白沙起义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王国兴、王玉锦到元门、白沙等地活动都经常在王公护家落脚，并从此结拜为兄弟。王公护为人老实，仗义疏财，在元门乡享有较高的威望。一九三二年，元门峒奋步村的“奥雅”王高形被国民党委任为元门峒团董。他见王公护在黎族群众中较有威信，就任他为民防中队长。一九四二年，国民党白沙县政府又任命王公护为元门峒峒长。

王公护身为峒长，在元门峒大小也是个“首领”。可是，国民党反动派却当起了黎族的太上皇，不把他看在眼里，经常把黎族同胞当作奴隶驱使，任意污辱杀害，连黎族的上层首领也视如草芥，闻名百里黎村山寨的大总管王国兴就曾被打吐血，有一次为了躲避逼债，还走到王公护家住一段时间。驻在元门峒志口村的一个国民党通讯排，从排长到士兵，经常在王公护的面前打人抢物，强奸黎妇，搞得人心惶惶。还胁迫他每月要捉猪牵牛和上缴其他食品和光洋给他们享受，甚至明令黎民猎获的鹿茸、鹿胎、熊掌、熊胆一律当贡品上缴，不准私留，谁要隐瞒，就找乡长问罪。使他忍不可忍。

一九四二年冬，王公护得知黎族大总管王国兴准备聚众起义反抗国民党的消息，高兴得几夜不合眼。他想，国民党反动派对黎村苗寨压迫得太深重了，要

挣脱这条锁链，只有跟着大总管拿起武器同他们作斗争，黎苗族人民才有出路。于是，他耐心地等待着、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王总管派人来跟他联络起义的事，他毫不犹豫地告诉联络代表说：“我们早应该这样做了，只有这样，我们黎族人民才能翻身解放。完全同意大总管的决定”。联络代表回去汇报后，王国兴得知王公护“反顽”的决心大，就亲自和王玉锦一起来到王公护家与他共商大计，饮血结盟，砍箭海誓，并指定他为元门峒起义群众的首领，负责与细水、白沙、牙叉等乡的首人联络，约定一九四三年农历七月十五日全县暴动时间。

但是，由于当时领导工作做不好，白沙、牙叉、细水等乡在不得到总管的通知时，于农历七月十二日提前起义。他们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聚集四百多人，攻打国民党白沙县政府所在地向民村（现元门乡向民村），驱逐了国民党县长曾祥训，游击大队长陈文才等部。王公护也当机立断在七月十三日带领一百多名元门峒起义群众攻克国民党通讯排的老窝志口据点。起义初步取得了胜利。可是，正当人民群众喜庆胜利的时候，突然接到红毛乡来人告急，说是由于元门、白沙等群众“暴乱”，王国兴、王玉锦等首领被国民党抓去关起来了，要求他赶快派人协助营救。在这危急关头，王公护挑选出一百名强壮的起义青年，指定王打亲带领，配合各乡村的群众攻打白、保、乐三县联络

所李有美住地什存村，从敌人的牢房中救出了王国兴等首领，使群龙有头，起义胜利进行。

从起义打响第一枪开始，至八月中旬，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整个白沙县的国民党军队除水满、加钗等小部分外，几乎都被赶出县境。白沙县人民的英勇斗争，使敌人胆寒心惊，此后一个多月，国民党偃旗息鼓，再也不敢向白沙县境靠近。直至九月底，原来撤出白沙县的国民党军队，又重新纠集人马，分兵三路向白沙县起义群众反扑。向红毛、细水、元门、白沙、牙叉这一路反扑的敌人是：国民党专员公署自卫大队，由大队长邱岳观带领，从琼山县的林加乡进发。首先进入细水乡，阻击不住，他们又大摇大摆进入元门峒，却遭到王公护带领的一百多名起义群众在南耐岭阻击。这一仗从早上九时一直战斗到下午二时，起义群众英勇作战，打退了敌人几次冲锋，打死打伤国民党兵十多人。但是，起义群众由于武器装备落后，仅靠粉枪、弓箭、大刀等原始武器作战，结果被迫放弃了南耐岭战略要地。通向元门峒的屏障失守后，国民党的大队人马很快就占领了整个元门峒。王公护便带领起义群众撤上黄獐岭。这帮匪徒以残忍的手段进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叫嚣“斩尽黎子杀绝苗人”，对黎村苗寨实行“三光”政策，村村寨寨大火熊熊。王公护居住的暗村，二十七户人家，一百多人，被杀了三十多人，走散了二十四户。但敌人始终

抓不到王公护、王打亲等首领。

占领无门峒的国民党反动军队为了掩盖其罪恶行径，以虚伪的嘴脸，险恶的用心，到处张贴布告，假惺惺地说：“对于暴动的黎民、首人，愿意归顺的一律不追究”，企图欺骗山上的起义群众下山一网打尽。但仍然没有一名起义首领下山。一心想杀害王公护的敌人软的一套不得逞，又要新花招来硬的一手，每天杀一人示众，扬言如果王公护不下山就一直把黎人杀光。

敌人的凶恶罪行，每天都有人上山报信，起义群众都忍不住想下山跟国民党军队拼个死活。可是有心计的王公护想，现在既同王国兴总首领失去了联络，又不知道共产党、红军的具体驻地。因此，便以侥幸的心理，派人绕道去可任（现阜龙乡）日本据点求救。日本侵略者表面上答应出兵帮助，实际上是乘机掠夺财物。提出要起义群众送去一千光洋和十二头水牛。由于群众没有那么多重金给鬼子，结果求救失望了。在这种情况下，王公护食宿不安，他想国民党迫害村民，目的是想抓到他，如果他下山群众的痛苦可能会减轻。晓于大义的王公护决定牺牲个人来保护全峒的黎民。于是，他召集同他一起上山的保甲长商榷，讲出自己的想法，但起义群众不同意他的主张。可是他的决心已定，挥泪告别了诸位，带着几名保甲长毅然下山。他们的行动正中了好计，敌人

的凶恶面目完全暴露了。他们在民族败类王正保（后任元门乡乡长）供认下，把王公护和几名保甲长全部抓起来，并召开全元门峒群众大会，宣布他们的所谓“罪行”，当场就杀死了参加起义的几名保甲长，王公保、王打亲被押到三县联络所驻地加钗，然后将他俩活活剥皮、剖腹、挖肝、取胆，暴尸示众。灭绝人性的国民党反动派，为了达到铲草除根的目的，接着又追杀王公护的妻子和儿子。可幸的是，在乡亲们的帮助下，才得以逃脱。

王公护被杀害将近半个世纪了，但他的英勇斗争事迹，光辉形象，将永远铭刻在白沙人民的心里。白沙起义永存！先烈英名留史册。



日军在可任乡犯下的罪行

陈金英

一九三九年二月：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伸进海南岛。为了对付海南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日寇加紧对海南各地进行蚕蚀。一九四〇年秋，日军一个连从儋县和盛墟入侵白沙县可任乡（现阜龙乡），并在那大通往白沙县的要道中途可任岭山麓建立一个据点。

这个据点有六〇炮两门，日式“三八”步枪三十多支，军用卡车两辆，军马二十多匹，以及不少弹药和军用品。为了巩固侵略地盘，日寇还强迫当地群众修筑炮楼，修建营房、粮仓、弹药库、车库、学校和公路等。

一九四一年初，日寇侵占可任乡时，就下令各村寨限在两天内每个农户抽调一名身强力壮的民工，自带锄头、扁担、钩刀、铁铲和粪箕等劳动工具，参加义务劳动。无法出民工的农户必须交十块光洋，据调查，从可任老村、那查、那雅、天堂、番印、什堆、红岭、白准、探扭、可程等二十多个村庄抽调的民工共有五百多名。所有民工被编排为三部分：青壮年民工负责修筑从可任岭脚至岭顶的绕山公路。并在岭顶

上修筑一座高六米的炮楼；中老年民工负责砍伐木材，割茅草运回盖营房和学校；另一部分民工负责修筑可任通往儋县和盛墟的公路。几百名民工在日寇的刺刀和皮鞭监视下，干着繁重的牛马活，苦不堪言。他们口干无水喝，肚饿没饭填，而且还经常受打挨骂。常有民工被打得遍体鳞伤，有的甚至被当场打死，如白准村的符打苗因忍受不了肚饥口干，偷偷地溜到山沟找水喝，被日军监工发现，立即抓来打到口吐鲜血，当场昏倒；探扭村的符带艾因体弱力衰，在一次扛木上坡时因支撑不住跌倒了，大腿被木头压伤挣扎不起，竟被日军监工当场活活打死。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劳动，据点炮楼筑成了，公路修通了，营房、粮仓、弹药库以及车库等都盖起来了，可是参加据点劳动的几百名民工却死的死、伤的伤，活下来的瘦得皮包骨头。

一九四三年春，在日军的刺刀下，成立了所谓白沙县维持会，推行“以黎治黎”的政策。维持会设有正副会长，正副队长，并配有助理干事、勤务员和两名士兵。会长符日辉是保加村黎族人；队长崔水生是广西汉族人。副会长、副队长、勤务员、士兵既有黎族人，也有汉族人。维持会专门为日军维持治安，监视抗日活动，收集情报，通风报信，收钱收粮，催派民工等。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用武力侵略我国领土，屠杀我

国人民，而且推行愚民政策，奴化教育。一九四三年春，日寇强迫可任乡的群众在红岭村对面的山坡上盖起两间教室，由日伪维持会队长崔水生兼任教员。设有国语、日语和日歌等课程，强迫每个村庄选送二至三名学生，不送学生的村庄则罚交五百块光洋。为了对付日寇的奴化教育，各村庄选的二十多名学生绝大多数是聋哑、呆傻等生理发育不正常的儿童。

日军侵入可任乡后，实行“三光”政策，经常骚扰黎村苗寨，奸淫烧杀，到处掠夺，无恶不作，丧尽天良。一九四四年，汉奸王怀昌向日军谎报军情，说白沙县临高村里发现行迹可疑的人，并且亲自为二十多名日军带路包围了临高村（此村后与其他村合并），幸好有人及时报信，群众早得安全撤离村庄，躲到深山里去，结果免遭涂炭。但全村的耕牛、猪、鸡、鸭、粮食等全被洗劫一空。

日寇侵占可任乡三年多，黎民百姓饱受欺凌，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可任老村符××和新溪村的王××两位长得眉清目秀，美丽动人的少女，被日军头目看中，强行抓去为驻守炮楼的鬼子挑水洗澡，遭受禽兽般的摧残。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后，她们才得重见天日，后来虽也成了家，但却失去了生育能力，每当她俩忆起那辛酸的往事时，都泣不成声，用仇恨的眼泪控诉日寇犯下的滔天罪行。